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存研樓文集卷五

詳校官中書_臣陸湘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監生_臣王焜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卷四

編修儲大文撰

雜著

西陵

夷陵州故城州志初在下牢唐貞觀中徙治步闡壘宋
建炎中徙石鼻山紹興中復舊端平中徙江南元復徙
江北即今城也楚志又曰陸抗城在州西五里赤溪址

存臨江城在州南二十里魏武築梁置臨江郡暨縣後
周置臨州隋州郡胥廢安蜀城在州境陳宣帝征江陵
後周軍於峽口築壘以備陳名安蜀城又宜都城在州
境吳陸遜築晉置郡唐為縣後廢而宜都縣夷道城漢
置隸南郡晉隸宜都郡隋隸峽州唐廢入宜都此見荆
楚之形勢尤重西陵而陸抗智慮審密赤溪址尤宜詳
覈也

夷陵州城明洪武十二年千戶許勝因故基甃砌
周八百六十二丈崇二丈二尺門七胥建樓東南

北三面胥有濠廣四丈五尺深二丈惟西一面
臨大江成化間甃以磚然獻賦亦嘗平城云

巴陵

楚嘗使王孫由於城麋及昭王敗於楚奔鄖秦救至復入鄖亟使由於城麋吳魯肅城巴邱晉陶侃復城巴邱在今府東八里宋元嘉十六年因魯肅舊圍增築內跨岡嶺外濱三江梁王僧辨守巴陵即此城也歷代因之有門三曰楚澤碧湘會泉明洪武四年拓築二十五年指揮晉亮加甃砌周千四百九十八丈計七里崇二丈六尺有奇雉堞千三百六十有六崇四尺為六門後存

四胥有月城東南門外胥橋一北鑿河周千丈有奇深
二丈廣二十丈有奇即古湟也西濱大江嘉靖中西城
傾陷前後修葺計帑金萬而不克成隆慶初副使施篤
臣議由江濱起築壁立直上而別築土堤禦水知府李
時潛司之費亦鉅萬矣六年同知鍾崇文於岡上砌女
城自南徂北周數百丈崇六尺而予嘗過之堞雉多頽
又東南逼岡阜未嘗見其克鞏固也然而巴陵卒號天
險者恃江湖之阻也

陶侃故城在府東八里宋
元嘉城恐非侃故城址

夷陵

蜀先主攻吳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歷數十屯吳大都督陸遜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諳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憾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

也此與抗表胥荊州經世要篇

夷陵

楊世恩莊烈時官湖廣副總兵七年春敗賊竹溪大雨山水驟漲賊多漂溺死餘潰走世恩疾擊斬鎮山虎等四十餘人已追賊石泉埧連戰康家坪納溪功最八年冬敗賊孝感九年春祖寬大破賊滁州世恩從盧象昇馳至復大破之十年春與秦翼明破劉國能於細石嶺獲其魁新來虎賊陷隋州責戴罪自贖十一年冬督師

楊嗣昌令守宜城會賊羅汝才惠登相分屯興山遠安
夷陵告急嗣昌檄世恩及荊門守將羅安邦赴救至洋
坪猴兒洞道險甚嗣昌再檄召還而安邦繇祚峪世
恩繇重陽坪已兩道深入期至馬良坪合兵汝才登相
圍之香油坪嗣昌連發數道兵往援皆以道遠不能進
世恩等被困久突圍走黃連坪絕地無水士飢渴甚
賊至兩軍盡覆世恩安邦並死此宜與陸抗圍步圍
互攢

方城

楚志惟辨方城最數今書之曰水經注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因山以表名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隼縣東至瀨水達泚陽界南北聯絡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為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杜預曰方城山名在葉南未詳孰是按一統志裕州有方城山裕之屬為葉秦置南陽郡屬荊州屈完所謂方城其即在葉者與蜀楊慎丹鉛餘錄云左傳方城以為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万故訛爾唐勒奏七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曰萬城也斯說鑿矣此辨可審義陽北內鄉東之形勝宜入左氏傳注

大峴

魏都督淮南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進次大岷而東關九
山淮陵分布諸將並有尅獲宣武帝詔曰長旌始舒賊
徒懾氣銳旅方馳東關席卷時梁將姜慶真襲據壽春
外郭齊王蕭寶璜擊走之澄遂攻鍾離又詔曰鍾離若
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尅如至四月淮水汎漲舟行無
礙宜善量之及梁攻肥梁散騎常侍使持節征南將軍
都督揚徐州中山王英擊破陰陵又頻破梁軍於梁城
斬獲甚衆先是詔英曰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將後規

以至於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陷
聞之惋懣實乖本圖今衆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
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
勝之規何者為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
取機要至是復詔勞之英又追梁將至馬頭馬頭戍主
委城遁遂圍鍾離而詔曰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
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貲且可密裝徐嚴為振
旅之意

夏口城

楚志曰夏口城在府城西黃鵠山吳主孫權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為名至劉宋順帝時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不克梁末陳初周將史寧為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陷其外郭蓋是城依山負險四周不越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又曰郢城在黃鵠山劉宋郢州治此更名郢城萬人敵城在府城東黃鵠山頂舊有城宋建炎間兵犯城郡守命城上

以强弩射之遂退因名此宜與陳同甫論臺城形勢同

考

楚志曰夏口城萬人敵城據勝敵險元因之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德興增拓修築周十七里有奇計三千九十八丈蓋與欲堅不欲廣之旨殊相刺謬矣又曰南有龍窩西即大江此天塹也亦宜附錄之

卻月城

圖經卻月城在漢陽軍北六里太平寰宇記卻月城與魯城相對以形如卻月故名舊傳黃祖守此三國志董襲傳祖於大江中橫兩艨衝挾守沔口以楫櫓大紮繫石為碇蓋斬內恃卻月城之勢而外橫艨衝以守之也

楚志馬騎城在卻月城西二里周五里今長棚岡即其址也又南史梁武帝自襄陽趨建業鄧元起會軍於夏口築漢口城以守魯山楚志曰今大別山橫頂城即其基也又曰蕭公城在府城西五里梁武帝嘗築城戍兵於此蓋漢陽軍寔無險可據雖大別山亦去培塿不甚遠而其險即在江暨漢口故古之攻戰者雖間守之而不克久也惟登大別山頂橫望東北湖江雲渺絲聯乃知漢陽之以無險為險

水經翼際山上有吳時江夏太守陸真所治城唐元和郡縣志

即漢陽軍故城宋宣和三年圯明初跨鳳樓山築漢陽府城東南臨江周七百五十六丈是匪直不逮卻月城并不逮翼際山上城也

黃峴關

楚志曰魏書地形志南司州宋安郡有東隨縣注云東隨縣有黃峴關按黃峴關即今孝感九里關在南北朝謂之東關隋書文帝開皇九年改東隨為禮山縣即今應山也歷代地形分割不一今孝感疆域袤出黃峴外數十里繇縣治抵北界約三百餘里宣魏時孝昌地狹

而黃峴內外舊屬東隨耶抑割孝昌之黃峴以益東隨耶然魏改孝昌為岳州岳山郡則地固未宜割也豈孝昌東隨以黃峴為界耶此亦考大隧冥扼形勝者之所宜詳畫也

子胥城

楚志曰子胥城在興國州東六十里相傳子胥築即永興故城也荊州記曰麥城東有驢城沮水西有磨城伍子胥造此二城以攻麥城諺云東驢西磨麥自破按磨

城在當陽縣東四十里而麥城在當陽縣東六十里楚昭王築關公走麥城即此此見子胥之圖楚非直恃章山一再戰也

魯肅城

太平城在蒲圻縣西南八十里吳遣魯肅征零陵於此築城魯肅城在岳州府南肅嘗屯兵於此而益陽故城在縣西南亦肅所築唐魏齊公元忠曰將大兵如擎盃水一跌其可復乎此伍員趙充國諸葛亮魯肅桓冲韋

孝寬李光弼何承矩李允則岳飛之為將所以宜詳考也

上明

桓冲字幼于溫諸弟太元初督荊州七郡會姚襄將張駿掠武昌府庫冲討獲之進監江州荊州豫州六郡軍事冲至荆度形勝乃上疏曰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且孱陵樂鄉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遠乘其敝撲剪為易臣司閩外隨宜處分

於是移鎮上明冲為將持重似趙營平諸葛忠武侯淝水之役半屬天幸而未可以是短之也

荊州南

天寶後呂諲拜荊州長史澄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始建議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為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知荆而不知襄此諲之識所以庸陋也

樂鄉

樂鄉城在松滋縣東七十里吳陸抗與羊祜對壘此其

要地也

樂鄉城有二其一在巴東縣治東後周置縣

上明城在松滋境晉桓

冲退屯時築又松滋有楚城號鄖城書之所以著陸桓諸公之識也

歸州

歸州故城始在江北宋端平時徙治江南曲沱次徙新灘又徙白沙又徙南浦明初徙丹陽而丹陽城在州東

七里瀕江即屈沱楚王城也

元和志周成王封楚熊繹於荆丹陽之地即此後又

移枝江亦曰丹陽

夔子城在州東二十里乃春秋夔子國也

經水

江水東經夔城南註云熊摯始治巫城後移此城

劉備城在州境昭烈連營七

百里下至秭歸城蓋當時所築也書之亦以著築城之

得失云

武昌縣西南二里有鄂王城乃楚熊渠子紅封國城也書之亦可與郢城互考

長陽

長陽縣在大江南東接松滋枝江西北接巴東而牙錯宜都施州容美宣慰使間前後有東峰鳳凰諸山壁立

環繞四面阻塞西則施州建始諸水奔流赴壑匯為清江東出大河而縣治中域焉乃天成城塹也宋時有土城至明毅宗十六年令朱方乾請修築臨江一面甃以石并建東南西門城樓後山一面累土為城覆以瓦而十七年土司唐鎮邦率蠻兵來攻城遂陷尋復墮於闖此非天險不足據而守之者無其人也

平林新市綠林

質實諸書曰平林城在隨州城東北八十里王莽末關

東平林人陳牧廖堪起兵號平林兵梁為縣隋隸隨州
新市城在孝感縣北而南新市城在京山縣南三十里
漢光武起兵討王莽嘗聚於此後置縣曰南新市魏改
富水綠林山在當陽縣東北百二十里即王莽末綠林
兵起地赤眉山在棗陽縣東八十里而三王城在均州
王康王常王鳳三人各築一城故名延岑城在穀城西
南八里岑南陽人起兵武當築城於此是東繇天臺山
木蘭山西北緣大洪山又西越漢江緣太和山胥漢兵

藪也又松子山在應山縣東北八十里地名新店楚志
以為即新市是又宜陟龍爬牛心禮山諸山寨而詳畫
以弭其隙者也

蘄州

蘄州古羅州城去今州六十里宋嘉定中金人攻陷知
蘄州李誠之死之景定四年元兵據白雲山西去今州
八里安撫使王益迺遷城麒麟山四面背江匯為池形
勢差可恃德祐元年元徇蘄知蘄州管宗模雖以城降

而至正中劉福通徐壽輝復據之及陳友諒敗理始出
降明洪武中遣指揮趙應清守禦千戶許勝修砌永樂
中指揮胡善增築周九里三十三步計一千一百三十
丈崇一丈八尺池東南北胥廣十丈八尺而西即大江
也門六胥建樓下江防道駐守焉

南豫州

宋永初二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而淮西為豫州
泰始中淮西沒復分淮東置南豫州齊太祖建元二年

垣崇祖既破魏師上欲罷併二豫勅南兖州刺史柳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為難議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為便吾謂非乃垂謬卿以為云何可具以聞遂省南豫州至永明二年王儉謂各自軍府備禦為易即敗亦不虞奔突乃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州焉齊太祖嘗勅柳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隔之深為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委信也又曰吾更歷陽外城

若有賊至即勒百姓守之故應勝割棄也然則歷陽難
守不逮宣城複障而必合歷陽譙廬江為一者淮西之
淮東形勝故不獲已也

南兖州

齊南兖州刺史陳顯達之鎮魏師退太祖勅曰虜經破
散後當無復他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
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兖徙鎮盱眙沈司空亦以
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前代此處

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為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此金人所以必守盱

眙也太祖嘗勅

南兗前
刺史

柳世隆曰彼郭既無關要用宜

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故佳耳又曰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又曰鍾離間賊已渡淮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又曰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蓋其危急如此此宋季淮東淮西之制置所以未為扼要也

石公山

元至元十二年世祖以宋兵皆聚揚州臨安倚之為重
四月命阿珠分兵圍守揚州庚申次真州敗宋兵於珠
金沙斬二千餘級遂抵揚州造樓櫓戰具於瓜洲漕粟
於真州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
攻柵敵軍夾河為陣阿珠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
不能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雨集才軍
不能支擒其副將張林斬萬八千級七月庚午宋兩淮

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為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珠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箭燒其蓬檣烟焰漲天宋兵既碇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圖山獲黃白鷄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復能軍十月拜阿珠中書左丞相仍諭守淮南時諸軍進取臨安阿珠駐兵瓜洲以絕揚州之

援巴延所以兵不血刃而下宋者阿珠控制之力為多
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阿珠謂諸將曰今
宋已亡獨李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聲援
塞彼糧道尚恐東走通泰逃命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
村以扼高郵寶應之餽運貯聚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
新城以逼泰州又遣千戶巴延徹爾率甲騎三百助灣
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既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
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六月甲戌姜才知

高郵米運將至果夜出步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巴延
徹爾來援所將皆阿珠牙下精兵旗幟畫雙赤月衆軍
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才脫身走追殺
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十人壬辰庭芝挾才東走阿
珠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入泰州遂築壘守之七月
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泰州守將孫良臣開北門納
降執庭芝才兩淮悉平得府二州二十二軍四縣六十
七予嘗登石公山江濱象山東小山也而繫大江中焦

山松山寥山暨北至萬壽園沙東至圖山勢尤要

丁家洲

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阿珠自蘄趨江州宋兵部尚書
呂師夔知江州錢真孫降丙戌巴延至江州即以師夔
為江州守知南康軍葉闇降殿前都指揮使知安慶府
范文虎亦納款阿珠率舟師至安慶文虎出降巴延至
湖口遣千戶甯玉繫浮橋以渡二月壬寅朔至安慶授
文虎兩浙大都督以文虎從子友信知安慶府事命萬

戶喬珪戍之丁未次池州都統制張林以城降庚申發
池州壬戌次丁家洲宋平章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
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為前鋒淮西制置使夏
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已延命
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
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
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軍大呼曰宋軍
敗矣諸戰艦居後者阿珠促騎召之挺身登舟手舵衝

敵船舳艫相盪乍分乍合阿珠以小旗麾何瑋李庭等
並舟深入巴延命步騎左右犄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
死無算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符籍圖印似道
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甲子攻太平州丁卯
知州孟之縉及知無為軍劉權知鎮巢軍曹旺知和州
王喜胥以城降庚午師次建康之龍灣三月癸酉宋沿
江制置使趙潛遁此繇道士狀至黃天蕩之大勢也

五狼山

宋道州靜海縣南有狼山五山相連上接大江下達巨
海絕江南渡抵蘇州常熟縣福山鎮順江東至崇明沙
揚帆乘順風南抵明州定海縣陶隱居所謂狼五山對
句章岸是也唐僖宗時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
九人收黨衆近萬人攻陷蘇常乘舟往來泛江入海轉
掠二浙南及福建越數歲始平後錢氏楊氏李氏兵常
交戰於山之前而明霸州文安盜劉七等亦殲此山

石頭城

張勃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覩秣陵山阜乃歎
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此事後追錄語吳
志建安十六年孫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
建業山謙之丹陽記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初始加
磚甃因山以為城因江以為池形勢險固有奇氣亦謂
之石首城也蓋至漢季而石頭始城至晉季而石頭城
始磚甃左思吳都賦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庾
信哀江南賦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淮泗乃胥名石

城矣劉達吳都賦注石城石頭塢也在建業西臨江中有庫藏軍儲伏滔北征記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此偕丹陽記因山以為城因江以為池語尤可徵其形勝南史梁太清二年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十月景襲譙州進攻陷歷陽己酉自橫江濟采石辛亥至建業又曰上使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過防景至質無故自退歷陽太守莊鐵降西豐公大椿棄石頭城走又曰承聖三年三月辛巳王僧辨督諸軍乘潮

入淮壬午陳霸先於城西落星岡築柵共攻景又侯景
傳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
之此偕蘓峻事胥石頭城形勝要害之證

城山說

蕭山縣城山在縣西九里中卑四高宛如城堞吳伐
越次查浦勾踐保此拒吳名越王城又名越王臺世
傳山半有池名洗馬泉中產嘉魚吳意越乏水饋以
鹽魚越取雙魚答之遂解圍而嘉靖浙江志曰疑山

陰越王崢非茲山也予謂守越宜守浙江守山陰會稽宜守蕭山縣守蕭山宜守城山昔勾踐戰夫椒在今太湖西北江南常州武進宜興地南距檣李數百里後都琅瑯臺在東武今山東諸城地胥深入北境不少懾當其棲會稽也雖丁敗劒決不捨濱江城山南竄越王崢舉越之城郭廟社而胥棄擲之也今按越王崢一名棲山上有走馬岡伏兵路支更樓洗馬池故址而地在山陰城西南九十里若繇此益南且

不至如仙居白馬山勾踐避難諸說不止是亡越也
至浙江南路西城為范蠡敦兵城以其陵固可守故
謂固陵而既曰浙江南又曰大軍船所置蓋不離濱
江諸地近是若會稽山上北城子胥嘗浮兵以守城
而子胥自守會稽山北城勾踐自守城山即子胥庸
得亟浮兵乎世傳范蠡築山陰大城不築北面蓋其
氣之了無所懾可知矣詎吳次查浦東距山陰城猶
百里又吳將不必盡子胥而城山適可拒守以伐其

長驅會稽之謀乃遽望風促縮走匿二百餘里外乎
且越自無餘國於秦餘望南後拓地千里至勾踐徙
治山北引屬東海今山陰古城嶺東距山陰城五十
里越王允常嘗築城故嶺名古城庸詎知秦餘望南
非即指越王崢走馬岡諸地非允常以上越諸王故
址而後始自越王崢徙古城又自古城徙今臥龍山
戢山間乎予懼形勢不審士了不知兵要後世必有
畫宋高宗泊牡蠣灘航大浹江口出海理宗議都慶

元之策者故為是說正之

絳水

史記正義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韓初都平陽今晉州也應劭曰絳水出河東絳縣西南胡三省謂魏桓子韓康子之時足蓋各為都邑慮也而引水經注謂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為言其水出絳山東北流而合於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

識所繇而斷之曰郡縣離合川谷遷改有不可以一時所覩為據者又引括地志謂絳水一名白今名沸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懸積壑三十餘丈望之極為奇觀可接引北灌平陽城而斷之曰酈道元未嘗至河東此蓋因耳學而致疑括地志成於唐之魏王泰太宗愛子羅致天下一時名儒以作此書其考據宜精當取以為據予謂如括地志接引之說則無水不可接引豈直汾水可灌安邑絳水可灌平

陽已哉守陴者慎之餘詳太原志晉水

水經注寫景括地志又精思出

接引
二字

三秦關隘

水經注諸葛孔明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塚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蓋斜水出衙嶺北至郿注渭水又東逕馬塚北此地志載孔明與諸葛子瑜書者也又水經注孔明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谿水縱橫難

用行軍者選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
向陳倉足以板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蓋渭水
又東與陽谿合上承斜谷水水自斜谷分注綏陽溪北
屈陳倉入者也又與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岸
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
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彊
也又曰頃大水暴出赤岸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
鄧伯苗一戍赤岸屯田一戍赤岸口但得緣岸與伯苗

相聞而已蓋孔明駐漢中出軍揚聲繇斜谷道令趙雲
與鄧芝往拒曹真而身攻岐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
箕谷此載蜀志趙雲傳者也雲敗退有軍資餘絹孔明
使分賜將士雲曰軍士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
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此載趙雲別傳者也凡四牘胥
可注孫武子九地且可入關隘圖又水經注載孔明牋
曰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蓋漢水又東黑水注
之庾仲雍曰黑水去高橋三十里孔明牋四五十里皆

指謂是水道則百里也亦可備漢水圖又世傳孔明遠涉帖曰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附書

關中

曹孟德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長安移書馬騰韓遂等為陳禍福各遣子入侍及官渡拒袁紹繇送馬千餘匹給軍孟德報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

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
軍亦適當爾是時關中定未定而騰遂等狐疑兩端孟
德遂緣此以平鄴并及自領冀州牧有說宜復置九州
者以為冀州所統既廣天下易服將從之荀彧曰今若
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
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
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先定
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

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孟德報書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
多矣蓋冀部本不宜統河東馮翊扶風西河或深懼關
中諸將緣此騷動也及南臨楚郢之議挫於赤壁而後
西圖關中遂帖服長安北諸郡又繇涼州燉煌以暨戊
己校尉此繇九州不置而關中諸將不早動之力也陳
同甫孟德論最為奇驚而徐算其先後緩急之間猶有
宜早圖者此埃及嘉輦畫之

四正六隅

明崇禎十一年三月新簡兵部尚書楊嗣昌抵京議大
舉平賊請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勦
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
撫分防而協勦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
所向專力征討上深喜之中外亦冀其成功雖加賦人
不敢議其後以江北急總理熊文燦先議駐鄖陽改駐
安慶而鄖撫復留已抵牾前策及文燦受總理事即議
撫嗣昌陰主之而復上疏申已說言網張十面必以河

南陝西為殺賊之地然陝有李自成惠登相等大部未能勦絕法當驅關東賊不使合而使陝撫斷商雒鄖撫斷鄖襄安撫斷英六鳳撫斷毫潁而應撫之軍出靈陝保撫之軍渡延津然後總理提邊兵監臣提禁旅豫撫提陳永福諸軍并力合勦勢期必盡若關中大賊透出關東則秦督提曹變蛟等出關協擊其監司副將以下悉以上方劍從事遂刻十年十二月至十一年二月為滅賊期及文燦降劉國能張獻忠謂撫必可恃竟不復

言十面張網之策矣十二年昆明傅仲綸宗龍為兵部尚書時熊文燦已罷宗龍言向者賊東西無定輔臣嗣昌是以建分勦之策今各止其所臣請收勢險節短之效總理止轄楚豫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率所轄撫鎮期十二月成功宗龍尋得罪其言亦率不讐言然而嗣昌之十面設網宗龍之勢險節短胥可備畫州建鎮議惜乎圖之已晚任之又不得其人而訖以敗亡也

存研樓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存研樓文集卷五

編修儲大文撰

雜著

廣陵西城

天台胡氏曰楊行密軍於揚子蓋並廣陵之西山以逼廣陵城又曰攻守之勢地有所必爭楊行密之攻廣陵也寨於城西蔡人之攻行密又據其故寨蓋爭形勝者也

惟以地圖也當光啓三年夏四月畢師鐸之名討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而兵奄至廣陵城下也士子用之引麾下勁兵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却乃得斷橋塞門為守備師鐸退屯城北山光寺乞師於宣州秦彥會館客畢慕顏城中逸出言城不日當潰而越九日辛酉秦彥遣秦稠將兵三千詣揚子矣士子宣州軍攻南門不克蓋不審並西山之策而高駢畏黃巢嘗引淮水繞廣陵城以自固故稠繇揚子橋近攻南門而不克也癸亥又攻

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蓋揚州古城在蜀岡之上
北連雷塘宋時城乃周世宗所徙故蕃釐觀后土廟唐
隸江陽縣猶在廣陵城外則城東南隅既遠西山其距
淮水又差遠也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
鐸師鐸毀其城以內其衆用之師千人力戰三橋北師
鐸垂敗會高駢從子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
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舊將梁續以招義兵百餘
人保子城而翼日乙丑駢訖不得已徹備見師鐸延和

閣矣蓋明嘉靖時以倭寇擾築今揚州新城揚州古城
西南隅適在今新舊城之迤界距西山勢既差遠而三
橋淮水又遠而易涸則雖力戰亡益也當是時左莫邪
都虞候徐州申及說駢亟選元從三千人夜自教場門
出駢猶豫不聽師鐸果分兵守諸門遂有東第南第道
院之困宣軍且盡焚進奉西樓師鐸視留後事殺用之
親黨誅諸葛殷而廬州楊行密用廬江袁襲策五月亟
將廬和兵至天長高郵張神劍海陵高霸曲溪人劉金

盱眙人賈令威悉以衆屬之且合兵至萬七千人矣而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丙申強半直入廣陵矣而越二日戊戌行密復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矣楊行密之軍楊子也為八寨以守之其尤繫樞要者扼蜀岡俯西城而秦彥初亦閉城自守越二十日戊午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秋七月癸未淮南將吳苗復帥八千人踰城降行密當是時張雄自海沂江屯

東塘且四月秦彥授雄僕射馮宏禮等尚書告身廣陵人競詣雄軍貿食通天犀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尋復助行密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三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陣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趙州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為前鋒保為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麤米於一寨使羸

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寨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陣兵始交
陽不勝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趁未伏兵四
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
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彥不復言出師而疑高
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內應八月甲戌乃殺駢而
乙亥行密軍且向城大哭三日矣蓋所謂出城西暨陣
於城西者行密既並西山以為寨旁可多伏精兵而揚
州古城又在蜀岡上然則師鐸漢章兵直陣蜀岡外之

壙原與平川淺草不殊雖延袤十里不能竟蜀岡四十里而追入行密並西山寨又爭取麴米則行密入寨胥應伏兵且四面起是行密無險而知守險又能用險彥有險而守險不能固無惑乎壙原中溝瀆積尸皆滿而不得謂揚州西城之不善審勢也冬十月秦彥復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奔高郵霸奔海陵蓋二將胥屯別寨也行密圍揚州城且半年彥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米斗值錢五十緡

餓死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屠割如羊豕彥師鐸唯
竟日抱膝行密亦以城堅久不能下欲引還而已己夜
大風雨天地震動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
晨伏於西濠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
不聞而潰彥師鐸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而行密遂帥
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矣蓋濠在蜀岡下城據西山寨
又並西山冬日通濠淮水盡涸軍士時往來濠畔伏甲
易隱蔽又易以伺守者之隙而登城啓關第可謂城易

固守而無人以守之終不得謂揚州古城之難守也當是時城中遺民裁數百家飢羸無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乃自稱淮南留後而蔡州秦宗權遣秦宗衡孫儒與行密爭揚州越二月十一日辛未復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此胡氏所謂地有所必爭者也凡行密輜重未入城者皆為蔡人有而彥師鐸為東塘張雄所拒亦引兵與宗衡合矣孫儒尋殺宗衡且未攻廣陵而掠鄰州以益其兵衆至數萬以廣陵城下乏食乃北屠高

郵行密殺張神劍高霸誅呂用之張守一宣武遣留後
李璠亦不敢來而袁襲復說曰廣陵飢疲已甚蔡賊復
來不如避之乃歸和州兵遣輜重數千兩還廬州文德
元年春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夏四月襲揚州克之
行密出走將奔海陵袁襲勸復歸廬州再圖進取蓋知
儒之不能久於揚州也儒亟爭常潤行密繇廬據宣州
大順二年春正月儒遂盡舉淮蔡兵濟江自潤州轉戰
而南寨望亭無錫黃池廣德間而得滁和不能守比再

入揚州秋七月遂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西華李得誠及張訓潛入揚州城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而淮南地寢復矣夫儒遷延故寨卒襲揚州德誠訓潛入城則古城未嘗不堅也儒雖擁衆五十萬地迤蘇湖廬壽顧安吉之糧道一絕五十餘寨胥破景福元年六月訖敗死宛溪行密既復淮南北以自廣又先用廬州戴友規策盡遣淮南從渡江衆復歸理故業七月丁酉繇宣還揚秋七

月丙辰至廣陵綜畫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楊一益
二之舊而楊氏且建號東都矣此西城西壕西寨之形
勝規址所以宜詳考也夫周世宗嘗蒸土築開封城而
必徙揚州城是猶宋武之毀廣固城隋之夷臺城宋太
宗之改并州十字街為丁字也當李全攻揚州張蓋平
山堂時殆猶襲世宗之舊地比季年擴之包平山而瞰
雷塘其規制與古城差同故江南北州縣胥亡姜才猶
堅守不可下而明初之削城殆矇也今試考南唐馮延

魯之留守東都城必待襲宋李重進之據揚州而即敗其城易破與否蓋無俟閱三四昕暮而業瞭然判矣宋德祐炎興姜才與明建文崇剛抑又判矣而嘉靖時之專護鹽筴而築城者滋矇也曰新城築業難復古城暨宋季城矣而今新舊城之尤繫樞要者何也曰其城西北隅乎當周韓令坤之襲城也唐陸孟俊繇泰州屯蜀岡令坤棄城走天台胡氏曰蜀岡在揚州城西揚州城在蜀岡東南城之東南北皆平地溝澮交貫惟蜀岡諸

山西接廬滁凡北兵南寇揚州率循山而來據高
為壘以臨之今陸孟俊據蜀岡以斷周兵援揚
州韓令坤懼而走此專為援兵言也及張永德援
兵至令坤旋復入城而克敗唐兵於城東擒孟俊
者城猶可據也而非明嘉靖後之實憑高以臨下
也

碯礧城

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

城魏皇興初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屯碯礪為諸
軍後斷遂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四攻升城又
襲康溝擊垣苗威震齊土顯祖詔曰旬日之內克
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
守迷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畧務存
長轡此碯礪後斷之功所以屹可峙而東向為南
北要地也高祖幸徐州將汎泗入河沂流還洛軍
次碯礪時居庸戍李文淹主舟楫以黃河浚急上

疎諫高祖勅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
貧今移都伊洛通運四方而黃河浚急人皆難涉
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
今者不得相納然則礪礪之險蓋偕滑臺石濟胥限河
為固與今裁限清河勢差殊也

角城

梁武帝時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附魏魏征虜將軍徐
州刺史武昌王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率兵千餘赴之

梁淮陰援軍已來斷路秦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尅角城世宗詔鑒曰知摧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潁川路衝要自昔經筭未能尅之蟻固積紀每成邊害將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闢境尅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勲高三捷朕甚嘉焉守禦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尋當別遣杜氏通典梁魏界角城地在宿豫此邳山駱馬湖之間所以為自古戰場也角城北下邳晉後號要鎮邳山雖孤立差可恃魏都督

鎮南大將軍尉元破宋將張永於徐州既而沈攸之吳
禧公繇沂清進援下邳元遣城陽公孔伯恭又大破之
宋徐州刺史王元載委下邳夜走宿豫淮陽胥棄城而
遁文成帝詔曰水陸邀絕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清
靜皆是元帥經畧將士効力之所致也而沂清道當繇
角城當武昌王鑒之克角城也時梁侵軼徐兗緣邊鎮
戍繼陷沒梁將蕭及先陷固城魯顯文相文玉等屯孤
山角念等擾龜蒙安東將軍都督邢巒遣樊魯等各擊

破之兗州平乃進圍宿豫尅之世宗賜璽書曰賊衍此
舉實為傾國宿豫陷沒淮陽嬰城凶狡併張規抗王旅
將軍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又
詔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
勝并勢摧殄可率二萬之衆度淮與征南犄角以圖進
取之計洎梁城敵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詔蠻帥衆
會之蠻表畜力待時世宗又累詔促之蠻累求還而英
果敗退時人服其識畧此宜與武昌王鑒偕獎賚也

襄城

西魏王思政援侯景初領兵襄城後欲於潁川為行臺
治所遣使魏仲啓陳并致書安平崔宣猷論將移之意
猷復書曰夫兵者務在先聲而後實故能百戰百勝以
弱為強也但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
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充斥徑
至城下輒以愚情權其利害莫若頓兵襄城為行臺治
所潁川置州遣郭賢鎮守則表裡膠固人心易安縱有

不虞豈能為患神武從猷策思政重啓固請神武以思
政既親其事遂許之及潁川沒後深追悔焉

洛陽

宋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欽宗受禪五日矣李
忠定猶為太常少卿召對延和殿進呈論禦敵用兵二
十事其第十二事曰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備密
邇陵寢理宜修備以嚴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
募人修備責以近限乘此農隙可以集事此最不可緩

之策及建炎元年五月除尚書右僕射進呈十事其議
巡幸曰當建關中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以
備巡幸侯境土復後據河洛而都之然則忠定之指畫
在都洛陽也此與范文正同識

太谷南口

北齊世宗枋政洛州刺史破六韓常啓曰常自鎮河陽
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
害頗已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荊路逾一百經赤土坂是

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饟惟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焉此鴉路之所以宜嚴防也

薄骨律

魏太平真君五年以饒安刁淑仲雍為平南將軍薄骨律鎮將雍請作溉田大渠詔曰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

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克就為功何必限其日數
也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七年又表請造船運
穀赴沃野鎮以供軍糧詔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
成大省民力既不廢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
永以為式今別下統萬鎮出兵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為
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造船匠猶須卿指授未可專任
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續復以聞雍又奏請城鎮所
館河西十年二月城訖詔曰卿深思遠慮憂勤盡忠知

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為刁公城以旌卿功也此宜備載寧夏志

駱谷

魏漁陽皮豹子鎮仇池號有威信高祖拜豹子子喜侍中都督開府仇池鎮將夷酋多歸附置廣業固道二郡居之徵南部尚書又討斬齊葭蘆戍主楊文度拔之因詔於駱谷築城喜表待來年詔責曰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冠軍威所及即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蘆之新

邦梟擒首逆尅翦凶黨勲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
要蕃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來駱谷置鎮是以奸
賊息闕闕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繇徒就建安致有
往年之役前勅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
勤終致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祇詔命至於今日徒使兵
人稽頓無事閑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
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
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兵

勢即令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
速於駱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若不時營築及築
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是駱谷之城必不可不
築而尤克蕃捍仇池則漢之陽平關宋之仙人關尤不
可不嚴為之防也先是高宗時仇池氐羗反逼駱谷秦
益二州刺史幽州呂羅漢帥步騎掩擊大破之賊胥奔
逸高宗詔慰焉而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羗
恃險數叛及高祖時羅漢復徠秦益撫以威惠土境帖

然詔褒曰赤水諸羌地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
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勅領納其馬即付都
牧口以賜卿此駱谷繫成州安危并繫秦州重輕之明
驗也

饒風關

關中關志曰饒風關在石泉縣西五十里宋吳玠拒金
兵於此按石泉縣在金州西二百五十里漢陰縣在州
西一百五十里而金州在興元府東南六百四十里唐

宋金州今興安州也關中紀要曰饒風嶺在洋縣東一百八十里一作饒峯嶺嶺出水為饒峯水水利號沃衍關亦一作饒峯關今洋縣在漢中府東南一百二十里蓋石泉洋縣山形糾錯也而陝志又曰饒風嶺在西鄉縣東一百八十里宋史吳玠傳曰紹興二年金久窺蜀以玠弟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和尚原今寶雞縣西南四十里連雲棧口大散關東原是也又曰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晚仙

人關以綴玠唐河池郡今徽州仙人關今鳳縣西一百里秦徽二州東隘是也又曰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熙今臨洮府河今河州也而遂叙其出奇畫者曰薩里罕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周商於今商州鄖西縣廢上津縣西北繇山陽縣距商州二百八十里縣界西距興安州二百七十里距漢中府九百十里宋洋州今洋縣也又曰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

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
薩里罕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今繇徽州東經
巖箕山達兩當縣八十里繇兩當南二十里故道山又
經南九十里畧陽縣界鐵爐山達縣百又九十里繇畧
陽經百八渡水三岔山飛仙嶺南入陽平關一百三十
里繇關東南循立石山雲霧山褒谷七盤嶺天生橋達
褒城縣一百八十里又四十五里達漢中府城又東少
南達饒風嶺三百里是不俟訖三日夜而業達關址也

又曰遂大戰饒風關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
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
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是關雖終潰
而關雅為險要又曰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
攻是關勢匪裁克自守也而後叙曰會玠小校有得罪
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闚饒風諸軍不
支遂潰是守饒風者又宜詳畫祖溪嶺間路暨饒風關
背之高嶺也又曰玠退保西縣即今西鄉東至石泉縣

界會溪嶺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漢江茶溪渡鎮九十里通
石泉縣界西北至子午鎮一百五十里西接洋縣東接
石泉又曰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自
固玠走三泉會之今沔縣西八十五里潭毒山東江瀕
石上三泉是也而脩叙曰未幾金人北歸志歸之易也
又曰玠急遣兵邀於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
千數盡棄輜重去志去之艱也武休關址在褒城北百
四十里武關驛在槐樹關北槐樹關在洋縣東北六十

里蓋元兵破武休關南趨饒風嶺即玠邀擊之故道也而復綜其顛末曰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蓋特書玠疾馳至關之勞績也而漢江在石泉縣南五十步鄠縣界五郎關在縣北盤屋縣界秦嶺在縣北蓋一百二十里漢陰縣界分水嶺在縣東五十里西鄉縣界府子坪在縣西南九十里五嶺嶺在縣北三十里五峯嶺聚馬嶺在縣東四十五里亘二十里有奇徑尤崎嶇日出耀行人

如在天際皂軍山在西鄉縣南五十里蜀張飛屯軍地
巴山在縣西南一百五十里通巴州界洋水在縣東二
十里子午水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子午谷在洋縣東
一百六十里龍亭新子午谷道在縣東三十里儻谷在
縣北三十五里興勢山在縣北四十三里胥宜附考若
夫偕饒風列志者為漢陰縣西三十二里之方山關陝
志曰唐貞觀二年置北阻方山南臨漢水當東西驛路
又曰橫山在縣西北五十里右截群山其險要差可概

見雖然克列志不克競雄也是故元兵欲攻金條入武
休關潛行宋境巴夔山谷中至均州而始耀精騎以北
渡漢江遂成三峰之捷夫武休間道實饒風間道也是
武休且不克偕饒風競雄也

仙人關

關中關志曰仙人關在鳳縣西一百里其路左自成州
經天水出皂郊堡抵秦州右自兩當趨鳳縣出鳳翔大
散關至和尚原登壇必究曰仙人關在鳳縣境路陝志

曰虞關仙人關在徽州宋程大昌關要志曰秦亦有三關大散關仙人關箭筈關是也宋史吳玠傳曰玠謂和尚原地去蜀遠命弟瑋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創築一壘移原兵守之又曰紹興二年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晚仙人關以綴玠又曰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瑋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

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烏珠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

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等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勅橫山寨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又曰九年玠卒於仙人關吳璘傳曰紹興三年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尙原玠命棄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又曰四年烏珠薩里罕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濶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

從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圍轉戰會於仙人關敵果極力
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
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
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人自是不敢窺蜀者
數年抑玠傳又曰玠卒四川置制使胡世將問玠所以
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
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
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

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又按關要志曰略陽縣西北有殺金嶺吳璘於此築壘其旁地名殺金平夫仙人關暨第二隘所謂形便之地也殺金平所謂關隘形便之地也關之險也天隘之險也

也人而天選而據之而又選據關暨第二隘之形便然後可以弓矢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之外且可以左縈右繞左右分擊隨機而四應之若夫鐵山在徽州東南四十里形似巾一名巾子山縣崖萬仞上多雲雨循嶺東下且不翅百六七十里七方關古在鳳縣武休關東石頂關北繇七方轉戰七晝夜而始得合兵於關以暨四山之明炬東西之列陣橫山寨之旁擊河池郡木皮嶺之邀擊此胥宜詳畫者也當金人之歸河南陝西地

也朝議欲廢仙人關世將時權宣撫司事得璘議抗奏
謂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官賀仔謀知薩里罕
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
之道路吾已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則我當為
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
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古志紀璘
守秦州軍壘財在西一里天靖山階州北百里楊家崖
又為璘保蜀屯守地而璘傳又曰紹興三十一年喀齊

喀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璘卽肩輿上殺金平駐軍
青野原調內郡兵分道而進及以病還興州總領王之
望馳五書告執政未報璘已力疾復上仙人關至其呼
幕客草遺表猶曰願毋棄四川則夫璘之告世將而熟
慮川口關隘不肯糧運斷絕也可謂執議不回者矣而
魚關一書虞關亦宜偕關隘參畫者也抑玠傳又申紀
仙人關之役曰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攜孥來劉夔
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

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又綜叙之
曰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
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謚武安
作廟於仙人關號忠烈此尤可以見關之為蜀漢輕重
宋寶慶後漢沔繼破制置司參議官高稼告制置使趙
彥呐曰漢中蕩無藩籬宜經理仙人原以為緩急視師
地彥呐委稼稼至原繼營壘峙為糧比器甲開泉源而
守禦之規罔不備具此其功亦宜附吳活信二王後
馬嶺關亦在鳳縣西三十里宜附考

雞頭關

關中關志曰褒城縣在漢中府西北四十五里雞頭關在縣北八里宋程大昌函潼關要志曰關口有巨石形似雞頭入連雲棧繇此登壇必究曰在縣北八里關口此連雲棧之所宜詳考也漢中府志曰七盤嶺在褒城縣北十三里雞頭關下自北南上盤迴七轉至頂尤險峻繇此北入連雲棧又曰天生橋在七盤山下大石橫亘江中咫尺可渡天然生成不假人力最為奇險又曰黑龍江在褒城縣東門外源發太白山自東北合褒水

東南入於漢此雞頭關之所宜詳考也褒城縣志曰連城山在縣北六里十二峯相連屬如城下瞰黑龍江上有連城池廣一畝冬夏不涸相傳漢王練兵地一名漢王山又曰雞翁山在縣北即連城後山又曰同鼎山在縣東北十五里與雞翁鼎峙崖半有洞異人劍斃翼虎於此又曰箕山在縣北十五里山有秦王獵池丙穴及道人谷蜀諸葛亮遣趙雲鄧芝等據箕谷即此又曰箕谷在縣西南二十五里箕山下即鄭子真隱居地此七

盤嶺黑龍江之所宜備考也而褒城縣又有漢陽關陝志曰在縣西北二十里漢置昭烈嘗破夏侯惇於此又曰陽平關在縣西一百八十里漢置關中紀要曰在縣西北一百八十里登壇必究曰虎頭關在縣北二百里紀要曰松梁關在縣南一百三十里費邱關在縣西北一百三十里陝志又曰孤雲山在縣南百二十里連兩角山褒谷斜谷在縣東北褒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褒水所經流也胥宜附考

剡家灣

關中紀要曰剡家灣南至秦州六十里北至秦安縣三十里所謂剡家鋪八里灣也陝志曰渭水在秦州北二十五里三陽川在州北三十里宋五朝志曰秦州三陽砦領渭濱武安上蝸牛下蝸牛間喜伏歸峽口照川上門四顧平戎赤崖湫西清遠近湫十四堡而三陽川北延秦安縣長山山又延百餘里三陽砦迤東北乃剡家灣也宋史吳玠傳曰紹興十一年與金統軍和珍戰剡

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和珍與沙卜珠合軍
五萬屯劉家園璘請討之宣撫胡世將問策安出璘曰
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
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敵相搏至百步內則神
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
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
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為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
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

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將遇遂用之二將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啣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沙卜珠善謀和珍善戰敵帥異議璘先以兵挑之和珍果出鏖戰璘以疊

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
降者萬人和珍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以
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夫疊陣法即所謂以長
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出銳卒更迭撓之與為無窮
使不得休暇而實繇駐隊夫而擴變之者也

高宗嘗問
勝敵之術

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馮之法一
敗而二勝矣長槍坐不得起而強弓強弩神臂弓疊發
亦是從强者繼
之一著悟出璘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

我有四短當反戒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

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疊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以勁弓强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强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為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為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繫乎臨機知兵者取焉夫步軍坐且跪所謂分隊也疊陣更代所謂番休疊戰也强弓强弩神臂弓所謂强弓勁弩也神臂先發强弓併發所謂以遠尅近以强制弱也拒馬鐵鈎更代翼蔽所謂因

陣心運左右肋也蓋璘所以保蜀而制金者胥不越此
非剡家灣臘家城一戰所專用而今繇其用法最先者
書之

和尚原

陝志曰和尚原在寶雞縣西南四十里東益門鎮西大
散嶺名曰原而地實阨匪寶雞西二十里八角原東
北十五里西平原東南三十里八魚原北也宋史吳玠
傳曰紹興四年九月富平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

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蹕其後是所以保蜀也又曰紹興元年金將摩哩自鳳翔別將烏魯扎哈自潛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扎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會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摩哩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

箭箬嶺在汧陽縣南十里蜀將陳彥成嘗敗李茂貞兵
於此其地可資戰守黃牛舖在寶雞縣西南一百三十
里乃鳳縣界也又曰金人自起海角徂常勝及與玠戰
輒北憤甚謀必取玠烏珠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
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拒十月攻
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
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
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岔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

夜擊大敗之烏珠中流矢僅以身免夫摩哩猶東自箭
筈嶺烏魯扎哈猶西自階成出大散嶺而烏珠乃直繇
寶雞南履浮梁越渭又不審礪谷确石之不可以輓糧
也宜其有神全之敗也吳璘傳曰箭筈關之戰斷摩哩
與烏魯扎哈兵使不得合金人遁璘功居多起遷統制
和尚原軍馬於是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原及烏珠大入
璘兄弟以死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璘隨機而應至神
全伏發金兵大敗烏珠中流矢遁玠傳又曰金久窺蜀

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此玠兄弟守原戰多
之略也玠傳又曰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
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石殺金平創築一壘移
原兵守之璘傳又曰紹興三年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
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又
曰十二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
然則自紹興三年棄原移原兵至此業十年金人亦不
能有而必宋人自割之而後為金有也此棄原之略也

蓋自是扼蜀口之說遂為保蜀長策玠既不能堅守其
初議而璘之經營於青野原石壁砦也亦惟川口是急

矣

隆興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和尚原以界之楊存中
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

漢川戒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曩議予金人吳璘力爭
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
於璘近者王師盡
銳而後得願毋棄

麥子山

明巡道張儉麥子山議曰夔州府麥子山崇巖複嶺陡
澗深箐非惟山勢惡險抑且地連湖廣素為盜賊淵藪

如先年鄔藍嘯聚於此釀成大患又曰山勢延袤數百餘里東連湖廣當陽房山暨四川寧昌諸縣北鄰陝西平利暨四川東太諸縣西南二面與四川奉節雲開萬諸縣連界內紅線巖篩羅垵栗子砦雙古墳四地有古砦基可容百萬人奇壁立萬仞四面脊懸巖止一綫路可通上有平田古井足贍衣食山腰天成石門一若扼守無別徑可登真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者也況北連萬頃柴山流民萬人有奇伐柴以供大寧鹽井用

飢輒入山據險流劫山中居民乞於石門雙古墳節羅
垵等地通賊要道設立關堡編夫甲輪守今宜選千夫
長一名百夫長五名給粉牌管束四川志曰雖今昔時
勢不盡同籌邊苦心不容湮沒

釣魚山

合州釣魚城記曰城在州治之東北渡江十里至其下
山高千仞東南北三面據江皆峭壁懸巖修城後鑿山
通道路曲之次方可登臨其西南山稍低於此築城高

一十仞城之門有八曰護國青華正西東新出奇勝
小東始闢其山脚周迴四十餘里又曰城之外突起一
臺曰釣魚臺其上平正可坐十餘人有巨人足跡此臺
乃在山之巔俯視大江踰千仞又曰山三面據宕渠嘉
陵二江自西北而來衝山之西流至合州城下與涪江
會同環繞山足而東下又曰宋高宗時彭大雅奉命入
蜀令郡縣圖險保民太尉甘閏至州觀此山形勢可以
據守故城之郡牧王堅發郡所屬石照銅梁巴川漢初

赤水五縣之民計戶口八萬丁一十七萬以完其城西
門之內因溝為池週迴一百餘步名曰天池泉水汪洋
旱亦不涸池中魚鼈可掉舟舉網又開小池十有二所
井九十二眼又曰東有溝曰天澗溝東北有山曰天澗
嶺龜山與魚山對峙城上呼語相聞元憲宗以此駐驛
又曰己未歲大旱自春至秋無雨元兵圍逼其城意城
中乏水急攻之一旦至西門外築臺建橋樓樓上接梳
欲觀城內之水有無安撫張珏知其計置炮於其所次

日憲宗親率兵於下珏命城中取魚二尾重二十斤
蒸麵餅百數俟緣桅者至其竿木方欲舉首發炮擊
之果將上桅人遠擲身殞百步之外即遺鮮活之魚
及餅以贈遺以書曰爾北兵可烹鮮食餅再守十年
亦不可得也北兵退遂有愁軍山金劍山溫湯峽之
役又曰元世祖初總元帥蒙古軍於州雲門虎頭渠
口魚村富峪石子山等地攻圍甚急而城中設奇制
勝擊却掩襲斬獲屢捷是後不敢久留城下春去秋

來出沒不常者十有餘年及安撫王立代取果州之
青居城復潼遂州境土攻鐵爐城堡至元丁丑元兵
攻圍甚急宋國命不通三年矣戊寅春正月渝城破
制置張珪被俘而魚城孤而無援立乃納款降次日
元兵欲登城而門閉壁堅而不能入又次日李德輝
乘舟至城下乃降德輝令城中民悉力陷城築門旬
日仍徙其民復治舊所此宜興宋史余玠傳互觀迺
得肯綮

文縣

明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東至四川龍州青州千戶所
界二百里南至上丹堡生番界五十里西至扶州生番
界百里北至階州界五十里漢開西南夷置陰平道
隸廣漢郡則巴蜀之勢業固矣唐乾元以後文州之隸
隴右道也不獲已也宋建炎以後隸利州路而訖理宗
端平時四蜀守復完元隸鞏昌路措畫雅不經意明洪
武四年之以文縣隸階州也猶元人之措畫也矧省入

潛州哉洎二十八年建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而仍隸
陝西都司此與漢中府隸陝西布政司失勢維鈞文縣
所城北百二十里有臨江寨西八十里有陰平寨又西
有銀羗寨少西北有陰南坝寨南四十里有鐵爐寨而
東百二十里有玉壘關白水江所經也故漢大將軍姜
維表後主請急護陰平橋頭黃皓輩漫不省鄧艾即乘
其間繇東二十里之鄧至山急趨玉壘關置橋以渡而
入山而潛襲之而元明之踵皓覆轍者且相尋也若何

海道

盧循廣州守兵不防海道宋公劉裕遣永興孫季高處
乘海奄至焚賊舟艦屠其城議者咸以海道艱遠必至
為難且分微見力二三非要宋公不從初處曰大軍十
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今時當至廣州傾其巢窟令賊
奔走之日無所歸投處受命而行如期尅捷又嘗與沛
朱伯兒齡石密謀取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
還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

也因遣齡石為元帥率寧朔將軍臧熹龍驤將軍朱林等發自江陵別有函書全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諸軍倍道兼行譙縱備內水以重兵戍涪城屯彭模夾水為城齡石大破之譙縱奔於涪城而蜀平胥神機也

海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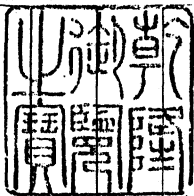
宋紹興二年臣僚言邕欽廉三州與交趾海道相連亡

賴之徒掠賣人口販入其國貿易金香以小平錢為約
詔監司巡捕覺察此議交趾者所宜考也四年移廣司
買馬司於邕管歲捐金帛倍酬其直則交趾互市又無
庸取海道矣凡船舟之來最大者為獨橋船能載一千
婆蘭蠻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也次曰牛
頭船比獨橋得三之一次三木船
次料河船遞得三之一也附錄

威茂

宋紹興四年詔川陝即永康軍威茂州置博易場歲捐
金帛酬馬直通考凡蠻人將以春二月市馬必先遣數

金石錄卷五
十騎至寨謂之小隊如先失其心則馬不至矣此市馬
者所宜知也二十四年復詔四川茶馬置黎州在城及
雅州碛門靈門兩寨博易場



存研樓文集卷五